

京城“指路王”每天给千余人义务指路

东直门地区作为北京的东大门,每天在此换乘的乘客达10万人左右,高峰时达15万人。今年,亚洲最大的七维城市交通枢纽将在东直门建成,地铁、城铁、交通轨道、城际轨道都会在这里交汇。

进出北京的人们在这个地方如果不熟悉,难免走冤枉路,甚至迷路。不过,在东直门公共汽车站,有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建立的“义务指路点”,专门为人指路,每天有千余人会得到老人的帮助。

老人叫谢亮,79岁,指路是他的日常工作,每天工作8个小时,长年累月风雨无阻。不过这个工作没有报酬,他不属于任何单位,但他在京城拥有一个名号——指路王。这个名号的获得,技术含量很高,曾经得到过电脑的“验证”。

在去年年底一场人与电脑指路PK中,谢亮战胜了电脑。一分钟内,他为13个行人指路,而那台能够查询地图为人指路的电脑,在同样的时间内只完成了5次搜索任务。

做专业指路人

如今谢亮的指路已经很有专业了,在他工作的地方,有一张办公桌,上面摆放着《北京乘车一本通》、《北京人手册》、《新北京人手册》等旅游交通书籍,以及他自己整理出来的《指路手册》。

每天早上,他拎着这些足有10斤重的资料步行来到他的义务指路点。他已经风雨无阻地为来去匆匆的行人义务指了6年路。

谢亮是东城区工商局的退休干部。退休后他总想找点事情做,选择义务指路并非突发奇想,而是在经历了几次“刺激”之后的慎重决定。

那一次,谢亮打算乘坐24路公交车,恰逢这路车线路变更,原来走辅路的,后来变成走主路,他找不到站牌了。他向路边一男子很礼貌地问路,问了3遍,但那男子始终缄口不言。谢亮感到很尴尬和郁闷,但也很无奈。举手之劳的事情,怎么就这么难呢?

谢亮了解到,2001年途经东直门的公交线路就有64条,那里还有长途汽车站,每天有大量的外地人在此经过。“那好吧,我来专门给人指路,做专业的指路人!”

谢亮开始行动了,他走上街头很热情主动地投入工作,见到像是要问路的行人,便主动上前:“师傅,请问您去哪?”行人说:“您干吗的?”

“我就是给您指路。”行人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便离开了。谢亮还遇到更极端的事情。“师傅,请问您去哪?”“我回家,你管得着吗!”即便如此,他也只是一笑而过,还有更多的人需要他指路。

遇到需要指路的行人,他就带着行人找。“那时候业务还不熟练,遇到我不知道的地方,我也陪着行人四处找,四处打听。”

经过了几天盲目地指路,他发现效果并不理想,谢亮开始尝试另一种方法。他找了一块木板,在木板两面糊上白纸,写上红色大字:“义务指路点。”这是谢亮的“第一代”指路牌。他现在用的是“第四代”指路牌,牌子是用油漆刷过的,并且“义务指路点”用中英文双语标示。

看重行人给的荣誉

谢亮清晰地记得,2001年9月22日这天,他举着自制的“第一代”指路牌,站在东直门公交站附近。谢亮往这一站,立刻吸引了很多行人,“效果非常好!”这超出了他的预料。从这一天开始,谢亮每天来到这个固定的地点义务指路。

遇到别人问路,谢亮总是不遗余力地帮忙。偶尔,他也会得到回报。

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,一名30来岁的女子扛了3个行李,满头大汗地在路边张望。谢亮忙过去问她怎么回事,得知她从东直门地铁出来时走错了出口,迷了方向,距离她的目的地还有3站地。谢亮便帮她扛起行李,给她带路。这名女子路

上一再说“谢谢”,让他心里暖暖的。在他看来,这就是回报。

谢亮在这个岗位上一站就是6年。“指路指上瘾了,只要站在那儿就特别高兴。”他说。他平时每天能给1000多人指路,“五一”、“十一”黄金周时,每天能给大约3500人指路。每当这个时候,谢亮忙得不亦乐乎。说话说得口干舌燥,但他不敢喝水,“人老了,一喝水就爱上厕所。去一趟厕所就少给多少人指路?”

就这么一天天地站下来,谢亮对北京市的交通越来越熟悉,回答行人的问题也越来越迅速。但他长年站立工作,身体也落下了毛病,腿部出现了静脉曲张的症状,现在很难伸直。医生叮嘱他要坐着工作,但他还是坚持站着。“站一天会感到疲惫,但听到那么多声谢谢,就能把身上所有的不适化解了。”

谢亮先后获得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、首都文明奖章、首都十大公德人物、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。但他更看重行人给他的荣誉。

2004年,在指路点附近,有一个中年男子蹲在地上哭泣。谢亮走过去了解到,那人来自山东的,钱包被人偷去,无法回家。“你回到家要多少钱?”谢亮问他。那名男子回答:“100块钱就够了。”谢亮给他路费让他回家了。

但让谢亮没想到的是,两年后8月的一天,这个中年男子再次来到指路点,给他送了一面写着“无私奉献,崇高典范”的锦旗。这让谢亮很感动,在他看来,这样的回报甚至比那些奖章等荣誉更重要。

遭遇竞争对手

通常情况下,谢亮对行人的问题都能对答如流,唯独遇到“老外”让他犯难。3年前,一个外国人要乘坐44路公交车,不知道怎么走。谢亮不会英语,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。他本想带这个“老外”去车站,但44路离指路点有10分钟的路程,那会儿正忙,他离不开。他想了个两全的办法:继续在这里给别人指路,遇到找44路的行人,就让人带着老外过去。可是,过了将近半个小时也没遇到找44路的。

谢亮觉得让这个外国人等那么久,对不起人家了,于是亲自带着他去44路车站。“那天我心里特难受!”谢亮说,从那以后他开始学习英语。他找到了一位退休的80岁老教授教他英语,每周上一次课。他现在已经能说两三百句问路常用的句子。但他还想继续学英语,他给出的理由是:“今年奥运会,需要帮助的外国人更多。”

在他工作的指路点附近,同样为外国人提供“服务”的还有谢亮竞争对手——在这

里“趴活”的黑车司机。如果乘坐公交车,最多十几块钱就能到旅游景点,黑车司机却向老外要四五百块钱。

黑车司机曾经找到谢亮寻求合作,让他推荐外国人坐他们的车,但遭到了谢亮的拒绝。他还与黑车司机划定了各自的地盘:黑车不得停在距指路点3米以内的地方。

这无疑阻碍了黑车司机的财路。有一天,一个黑车司机找谢亮算账:“你有神经痛!”拿着砖头要往他头上拍。但这没有吓住谢亮,他19岁就参军,参加过解放海南岛、抗美援朝、抗美援朝等战争,此时,这名老军人指着对方的鼻子说:“我从枪林弹雨走出来,从没想过会活到今天,我从没怕过谁……”黑车司机被镇住了,丢下砖头就跑了,此后也没再找过茬儿。

北京的公交线路时不时有调整。天天看报纸,线路调整了,就要记录下来。谢亮正在编纂第四“版”《指路手册》。编前三版《指路手册》时,谢亮在书房一呆就是八九个小时。墙上挂着地图,桌子上、地上都是稿纸。“现在工作量太大了,要更新的东西很多。”谢亮认为自己的事业很重要,重要到要找接班人的程度。在遴选接班人的问题上,他还没有确定合适的人选,所以进展缓慢。民主与法制时报

六旬截瘫老人21万字爱情小说送爱妻

1月5日上午,在海口琼山三门坡镇黄守培的家里,68岁的他躺在一张铺着两层海绵的铁架床上,脸色红润,身上盖着两条厚厚的被子,床边放着好几本书,书架上摆满了书籍。黄守培告诉记者,因从腰以下部位都毫无知觉,他经常大小便失禁,他随时要带着尿壶,身下也垫着大张卫生纸……

黄老高位截瘫,一部21万字的长篇小说《荒山野岭之恋》,他是以怎样的心血及毅力完成的呢?黄守培说,每当回忆起妻子的付出,他就很心疼,是妻子的爱一直在鼓舞和激励他创作。

结识好心姑娘结良缘

黄守培告诉记者,他是文昌潭河镇三加村人,妻子黄秀兰的老家在文昌铜鼓岭。他的家境贫寒,父亲早逝,其后母亲改嫁他乡,他从此成为孤儿。在解放时,因家里是地主成分,备受歧视。22岁时,他流浪到琼山大坡公社树德大队林场,得到一份工作,挑水浇树苗。随后,他和林场食堂的厨娘18岁的黄秀兰相识相爱。

黄守培说,1964年底,他患上肺囊虫病,黄秀兰毅然将自己省吃俭用存下的10元给他,陪他到县城医院看病。半个月里,他的病情不断地恶化,咳出一口血后,大家都认为他不行了,可在黄秀兰的精心照料下,他奇迹般地痊愈出院了。1965年,知青工作队下乡,林场清理户口,黄秀兰因是黑户,被遣送回老家。但是,1967年1月29日,在分别了2年后,黄秀兰徒步到林场,向黄守培求婚,这在当时震惊农场。“4块大石头,石头上搭上一块木板,这就是我们的新床。”黄守培说,虽然很简陋,但是两个新人心里很甜蜜。

困难时期夫妻真情相伴

据黄守培回忆,林场解散后,他们全家搬到坡镇加令村,在那里落户,夫妻俩就在村里务农,家里当时非常困难,饭都吃不饱。平时很难吃到肉,有了好吃的,妻子舍不得吃,第一个想到的是他。其后儿子和女儿相继降临,家境更困难了,黄守培不甘于就这样穷下去,通过自学,参加民

办教师函授班。

由于他晚上要点煤油灯读书,妻子为了节省煤油,竟然爬到山上摘了一堆的枯芭蕉叶,捆成捆,夜里孩子哭了,妻子就点芭蕉叶照明,熏得泪流满面。1982年,他学有所成,成为了大坡镇加令小学一名数学教师。1985年,他参加了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海南的招生考试,被录取了。一年后,他拿到了大专文凭,被调到三门坡红明农场中学当语文教师,每月工资64元,渐渐改善了家里的条件。

摔成高位截瘫萌生自杀念头

但是,命运又一次无情地捉弄了黄守培。1986年1月份,黄守培在周末回村里。那天,他和妻子一起去山上砍树叶喂羊,但是却失手从1米多高的苦茶树上跌下。黄秀兰说,她当时站在树下,而丈夫就落在离她脚边1米远的满是石头树桩的地上。在农场救护车将丈夫送到农垦医院的路上,他的血压一度降到零,她抓着他的手,一直低头哭着在他耳边呼唤他。“当我陷入昏迷时,一直听到一个人在叫

我的名字,”黄守培说,他的命是妻子唤回来的。

随后,黄守培被医院诊断出腰椎间盘突出和脑震荡。9个月里,他的脊椎动了3次大手术,但是病情却依然没有好转。为了给他治病,妻子劳累奔波,家里也是倾家荡产,大儿子初中未毕业就辍学了。他成了一名高位瘫痪者,失去了自理能力。

黄老说,当妻子第一次给他接屎尿的那一刻,男人的自尊让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。晚上,他将枕头下的一条绳子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时候,妻子醒死命抱着他哭喊:“你是我的丈夫,我孩子的父亲,家里的顶梁柱,要是你死了,我也不活了。”眼看自杀不成,他想离婚,妻子才39岁,他要给妻子自由。可妻子一言不发,每天在身边形影不离地照顾他。

妻子21年没住过娘家

“因为卧床太久,患上大面积褥疮后,两条大腿上的褥疮都腐烂流脓,深度足有半寸。一不小心,弄破脓就流出来,疼痛不说还散发出一股异味,可妻子照顾我非常的细

心,从不嫌弃。”黄守培说,他不想让妻子闻到那么难闻的味道,可妻子很固执,拉开被子,小心翼翼地用棉花将他腿上的脓血擦掉。“她怕我血液循环不好长褥疮,一个晚上要给我翻4次身,做4次按摩,太累了。这样几天下来,妻子累瘦了一圈。”说到这里,黄守培眼泪从脸上滑落。

黄守培说,因他坐不起来,妻子每次给他擦身子时,都要抱起他,怕弄伤了他身上的褥疮,用海绵包着他的身体,在床上放一个水盆,双腿跪在床上,一手抱着他,一手给他擦身子,一擦就是半个小时。尤其是夏天时,她每次都累得大汗淋漓。

黄守培告诉记者,自从他瘫在床上后,妻子从没有不在娘家住过一晚上,妻子一年就回一次娘家,一大早就起床给他做好饭菜才走,而且都会在当天晚上赶回来,妻子不放心他。

将出小说送给至爱的妻子

记者看到,黄守培小说手抄稿有20多本,语言秀美,文笔流畅,一笔一画非常整洁,

甚至连一个逗号也没有错。记者难以想像,在电脑发达的信息时代,还有谁会将自己手写的原稿一笔一画地重抄在稿纸上。况且即使是杂志社或出版社用稿也不会要手抄稿。可老人瘫在床上20多年了,他是不会知道现代人传递信息的方式。

“你能想像他的腿感觉像抹了辣椒油,每天又是肿又疼,下雨天就疼得钻心,可就这样他还坚持写。”黄秀兰告诉记者,丈夫是从2005年6月开始写小说的,因丈夫坐不起来,在写这部小说时,都是侧着身子,一只手指着夹有稿纸的三合板,另一只手按在床上写。1个小时下来,他的双手都发软发麻张不开了。有时候,她看到丈夫在写作时突然泪流满面,她劝他放弃,但是他仍然坚持,每天晚上写到后半夜,因过度劳累,丈夫相继患过肝炎、胃病、前列腺炎等疾病。

黄老说,是妻子的爱让他战胜了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苦,才有创作的动力,他的小说已经完稿,准备今年出版。

南国都市报

南京紫源温泉会所

专为成功人士度身打造的超铂金会所!
纯净之水,崭新形象,传承经典。
紫源温泉让休闲变得更加时尚,与您共同演绎浪漫与激情。

澳门风情 美妙享受

来自澳门 按摩技师 乐乐领衔

地址:南京中山门外马群街31号
订座热线:84351099(南京木器厂对面)

金盛王 洗浴集团

12月8日 汉中门店 改造完毕 隆重开业

120分钟全套 仅收110元

免服务费38元 送拔火罐

长期招聘按摩技师 (不会者可培训,免费学)

汉中门店电话:86615818地址:虎踞南路29号(汉中商场向南200米) 特色:双虹牌背
首店电话:84867330地址:白下区体育中心内紫金向阳渔港北50米红绿灯西转弯 特色:泰式躺背